

千年来，他独领书坛风骚，虽说是受到帝王的喜爱和推崇，然其折中古今、推陈出新的流美书体，以及他潇洒旷达、平和清远的人品和书品，才是使他在书坛一枝独秀、占尽风光的真正缘由。

书艺珍品
赏析辑
第二辑
书法名家·东晋

王羲之

陈麦青 著

永和九年歲在
子會稽山陰之
也羣賢畢至少
有峻領茂林脩
湍映帶左右引
列坐其次雖無
盛一觴一詠上
是日也天朗氣
觀宇宙之大俯
所以遊目騁懷足
娛信可樂也夫
一世或取諸懷
或寄所託放
趣舍萬殊靜躁
於所遇輒得於

书艺珍品 赏析 第二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艺珍品赏析 第二辑 / 洪文庆主编.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356-2664-6

I. 书... II. 洪... III. 汉字—书法—鉴赏—中国 IV. 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12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版权登记号: 18-2006-122

书艺珍品赏析 第二辑

王羲之

主 编: 洪文庆

著 者: 陈麦青

图版说明: 黄文玲 洪文庆

责任编辑: 李 坚

责任校对: 徐 盾

装帧设计: 海 玉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2664-6

定 价: 75.00 元(共 5 册)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王羲之(303-361)	1
《姨母帖》	4
《初月帖》	6
《丧乱帖》	8
《孔侍中帖》	10
《行穰帖》	12
《寒切帖》	14
《远宦帖》	16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18
《上虞帖》	22
《快雪时晴帖》	24
《兰亭序》	26
论王羲之的书法	30
王羲之年表	31

王羲之(303-361)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晋室南渡，迁居山阴会稽（今浙江绍兴）。两晋之时，王氏家族和谢、郗诸姓，同属钟鸣鼎食的名门望族。羲之祖父王正，在朝为尚书郎；父王旷，出任淮南太守；而从伯王导，更是官居司徒，位极人臣。因此，王羲之可算是标准的“王谢子弟”。年方十三，即得大名士周顗赏识，开始崭露头角，周在晚宴中亲自为羲之切割当时佳肴烤牛心，众始知名。成年之后，王又以为人正直有识见而获声名，深为当时名公巨卿所器重。《晋书·王羲之传》中有一则突显王羲之潇洒风度的记载。当时的太尉郗鉴派门生到王导家，欲从王家诸子弟中觅婿，于是王导将儿子、侄儿等人安排在东厢房接待贵客。王家的诸位子弟皆打扮得齐齐整整，装模作样地循规蹈矩，只有王羲之一人，毫不在乎地坐在东床上，光着肚皮吃东西，于是郗鉴就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王羲之以其与众不同的名士洒脱风度，而被一眼看中，此即著名的“东床坦腹”及“东床快婿”之成语的由来。

由于门第的背景和本人的才名，王羲之初入仕途，便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担任被视为清贵之职的秘书郎。后又在征西将军庾亮帐下为幕府参军、长史等，并得其临终保荐，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成为地方大员。据说当时朝廷曾多次召其就任侍中、吏部尚书等中央



王羲之像

刊于清康熙三十七年王鉴皓主修《金庭王氏族谱》。

王羲之出身名门世家，以才名踏入仕途，然惯性潇洒，无法适应官场生活，屡屡请求外放，最后以“右军将军”出任会稽（今绍兴）内史，并在该地终其天年。

王羲之以其潇洒旷达、平和清远的人品和书法成就，独占书坛鳌头，而有“书圣”之称号，盛誉历久不衰。

要职，都被一一推辞。后来在其好友、时为扬州刺史的殷浩力劝“激逼”之下，才勉强入京，为护军将军。但也许是实在无法适应京城官场的的生活，王羲之在此期间，屡屡请求外放。最后，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以右军将军出任会稽内史，得遂其愿。而后世也即以“王右军”称之。

会稽山水风景，颇多佳胜之处。作为名士，王羲之原本就雅好于此，加上当时不少文士名流，亦多喜隐居其间，王羲之因得与往还清谈、诗酒唱酬，所以更是乐此不疲。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著名

的“兰亭修楔”，即为其其中之一。当时王羲之在孙绰、谢安等名士的公推之下，于酒意阑珊、诗兴尽发之后为雅集诗作趁兴挥就的序文——《兰亭集序》，以其清旷动人的文笔、流美天成的书法，不仅成为文、书俱佳的绝世名作，而且还将那种睹物感人的时代情怀、灵逸潇散的千古风韵，流传及今。此后不久，因不耐倾轧、厌倦官场，王羲之托病辞官，誓不复出，而以流连山水、修道养性，终其余年。

作为一代大师、千年巨匠，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更是具有杰出的不凡的崇高地位和垂名万世的深远影响。他上承汉魏，增损古法，下启晋唐，自创新格，以贵越群品、兼撮众法的面貌和妍美流便、平和卓然的风神，享“书圣”之誉，代传至今。而其七子之中，除玄

之早卒、肃之无闻外，其余凝之、涣之、徽之、操之、献之等，均得家传，各留书名。其中献之，尤有出蓝之胜，因与其父并称大、小“二王”。

王羲之书法的艺术价值和文物地位，几乎众所周知，但其流传存佚的历史和现状，则颇不为世人注意详悉。然而，这无论是出于专门研究上的需要，还是作为一般鉴赏中的谈资，都应该说是一个值得注重和颇有趣味的问题。史称“‘二王’之书，当世见贵”，即在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就已经为人宝重。前人所记王羲之为老姬写扇，一扇

原值二十，书后即可索一百高价，且有人竞相购买；山阴道士以好鹅十余，求羲之抄写道教经书；还有王羲之的门生因父亲刮去老师留在棐几上的手迹而惊懊累日等故事，虽仅属代代相传之说，但亦可由此略见当年王书为人所爱之一二。而南朝虞龢《论书表》等记东晋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于“二王”之迹“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参之以《晋书·桓玄传》所述其“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者，悉欲归己。犹难逼夺之，皆蒲博而取”，则可知当时像桓玄这样的显赫人物，也已经以拥有“二王”书迹为炫耀之资，甚至到了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地步。尽管他十分喜爱，在逃窜之中，“虽甚狼狈，犹以自随”，但紧急关头，毕竟性命至要，最后也“莫知所在”——据说都投入了大江之中。王书真迹的毁失亡佚，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到了南朝，刘宋皇室所集“二王”书迹，据虞龢《论书表》所记，有“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



(洪文庆摄)

据说王羲之曾在蕺山下，为一卖扇老妪书扇，而使得扇子的价格从二十许变为一百钱，并为市人竞相购买。这个传说变成了现代人的商机，人们将王羲之的《兰亭序》书迹印在折扇上，成为绍兴、杭州等地吸引游客的纪念品。而此现象也表明王羲之的书作自古到今皆受到广大的喜爱与欢迎。

卷”，这还不包括“‘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确可谓数量不少。但它们“既经丧乱，多所遗失”，唐代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中记到齐高帝时，“书府古迹惟有十二帙”，则其亡失之多，可以想见。后经酷好法书图籍的梁武帝重新尽力搜访，又获“‘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亦颇成规模。但最后竟被梁元帝在亡国之际，命人一火焚之。就在这兵火战乱、改朝换代频频发生之间，“二王”书迹，屡经聚散，佚多存少。

及至唐初，由于太宗李世民本

人的嗜好，再凭帝王之力，上下觅求，先将由隋末内府流归王世充篋中的部分悉数籍没，充入唐室，寻又下诏征集，并高价悬购，甚至计赚《兰亭》等名迹。于是，得“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书五十纸一帙八纸(卷)，随本长短为度；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四尺为度；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为度”，几可谓搜罗殆尽，一时天下所存多至矣。岂知仅过一百多年之后，即张氏《二王等书录》纂辑之时，昔日所聚，又十不存一：“今天府所有，真书不满十纸，行书数十纸，草书数百纸。”其损毁亡佚之厄、存世流传之艰，令人叹惋。到了宋代，已经出现视唐人蜡纸摹本如真迹一般珍贵的情形，以至米芾有“媼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之慨。由此再到经近千年无数天灾人祸、沧桑变迁后的今天，不仅羲之真笔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迹一等”的钩摹古本，也寥若晨星了，屈指算来，数十而已。

现存王羲之传本墨迹，大多仍分藏中国内地各处。如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的《兰亭序》，原迹据说已陪葬唐太宗之墓，而临摹本



浙江绍兴兰亭今貌(洪文庆摄)

中最负盛名的“张金界奴本”（一称虞世南临本）、褚遂良模本、“神龙半印本”（一称冯承素摹本），就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有被定为唐摹的绢本《兰亭序》，藏在湖南省博物馆。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是当时武则天命工从王氏后裔王方庆所呈家传祖先手迹上悉心钩摹而得的善本，内有王羲之所书《姨母帖》、《初月帖》两种。其中书体质朴古拙、时见隶意的《姨母帖》，是研究王氏书风嬗变的重要资料，尤具价值。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则宝藏着王氏另一草书《寒切帖》的唐摹本。又多年湮没不彰、鲜为人识的草书《上虞帖》，亦已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库重宝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书画，素以精善闻世。其中王羲之各帖，也不例外。如婉美流转、遒劲飞动的《远宦帖》，及风姿绰约、坚挺洒落的《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皆为王氏书迹传世摹本中的白眉。而另一件曾被乾隆皇帝供为“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也是流传有绪的王书名迹。另有唐摹《兰亭序》绢本一件也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海外收藏王书传本墨迹者，首推日本。现为其皇室御物的《丧乱帖》以及由前田育德会宝藏的《孔侍中帖》，是早在奈良时代（710—784）就已舶载东渡的唐摹善本。前者骨力均衡、草法浑成，给人流畅淋漓之感；后者点画丰润、运笔自如，有饱满优雅之美，洵为王书摹本中的精湛之作。还有只截剩两行、由私人收藏的《妹至帖》，虽颇具多力丰筋之趣，但仍似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 and 必要。此外，由清宫散出、曾被张大千从香港购得，复又转入日本藏家的《行穰帖》，现已流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另有一些诸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雨后帖》，天津市文管会的《干呕帖》，“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长风帖》、《大道



元 钱选 《羲之观鹅图》(局部) 纸本设色

23.1 厘米×92.3 厘米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藏

自南朝以来，王羲之爱鹅的传说便广为流传。据说他是因看到鹅颈优雅伸转的自然线条而领略了书法柔中带劲的精妙之处。钱选这件作品就是以此故事为主题，描绘王羲之在凉亭上观看池中白鹅悠游姿态的情景。



台北“故宫至善园”“笼鹅”(洪文庆摄)

传说山阴有一个道士，想要王羲之的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此照为“台北故宫至善园”一景，画面中的人物塑像表现的正是这个故事的场景。

帖》、《七月帖》，以及流落日本的《唐人临右军瞻近、汉时帖》，英国大英博物馆的《瞻近、龙保二帖》，法国巴黎图书馆的《旃罽帖》等，或因书风与王氏大相径庭而有臆造之疑，或因所临距羲之原貌稍远而仅资备考，似皆无法归入能得王书形神的善本之列。

还需要一提的是《蜀都帖》（一称《游目帖》），这件清末流往日本、为安万达氏所得的名迹，虽其临摹年代尚大有可推敲之处，但原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毁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之中，遂给今日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所幸有日本昭和初年摄下的影片，是为传世王氏诸迹中的特殊之本。

《姨母帖》

卷 纸本 26.2厘米×20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将祖传的历代先人遗迹,进献朝廷。武则天命工精摹、留存宫内之后,以原本归还王氏,史称《万岁通天进帖》。今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唐摹王氏一门书翰》一卷,原签题作《唐摹万岁通天帖》,正是当年摹本的残存之帙,而《姨母帖》即居该卷之首。

和王羲之其他潇洒、妍美的传本书迹相比,此帖则展示出一种相对质朴古拙的书风。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不少字的笔画,如“十”、“一”的横画、“痛”、“日”中的转折等,均存隶意,而且在全篇的布局 and 气息上,也基本是多凝重工稳,少飘逸灵动,特别是前两行,尤显古重。这或许正是当时书体仍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历史存在和反映。参比几乎是刻于同一时

代的《颜谦妇刘氏砖志》,点画用笔之间,均可见明显的接近相通之处。不过,在王羲之此帖的古朴之中,又时时透出真意流露的生动变化。且不说重字之间如两个“羲之”、三处“顿首”的各不相同,就整体来看,前两行和后三行所构成的大小重轻、疏密质妍的相映成趣,以及众多横画竖笔的长短参差、向背势态,无不呈现出一种工稳中有起伏、古朴间含风姿的统一和谐,再加上通篇自然讲究的点画、遒劲有力的笔势,让人充分感受到大师之作平和中的不凡和卓越。再从有幸留存至今的另外两件大致相当于王羲之同样年代的前凉(313-376)书迹——《李柏文书》和《王宗上太守启》中,又能使我们进一步看到,时代土壤的滋养和培育,正是造就王羲之杰出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刻于东晋永和元年(345年)的《颜谦妇刘氏砖志》,是王羲之同时代的书作。其介于隶楷之间的书风,无疑是当时过渡性书体的标志。而结字笔画间隶楷互参又多存隶意,以及书写上大小宽窄、长短斜正的随兴任意,也和《姨母帖》多有相似。



汉陶瓶 172年
口径8厘米×高23.8厘米

陕西省西安出土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这件写在陶瓶上的书迹,是东汉灵帝熹平元年时的遗墨。其点画用笔之间,古质浑朴的隶书意味,十分浓重。《姨母帖》中一些字的笔画,尚有不少地方仍存其遗法。



《李柏文书》
纸本 39厘米×23厘米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李柏文书》的作者生活在地处西北的前凉,其年代相当于南方东晋的咸和至永和年间(326-356)。这件当年边地士人留下的遗迹,不仅是王羲之书风的时代佐证,更是大书家杰出成就的背景说明。

惠子代葬後伯祖晉右軍將軍義之書

十一月十三日義之頓首
頃邁姨母哀。哀痛摧剝。情不自勝。
奈何奈何。因反。慘塞。不次。王義之頓首頓首。

释文：十一月十三日。義之頓首頓首。

頃邁姨母哀。哀痛摧剝。情不自勝。

奈何奈何。因反。慘塞。不次。王義之頓首頓首。

《初月帖》

卷 纸本 26.2厘米×32.5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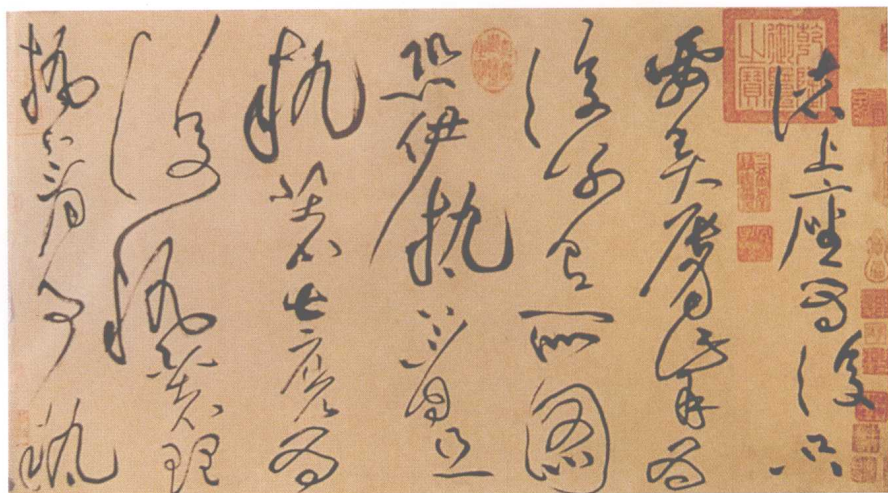
现存王羲之墨迹唐摹本中，《初月帖》所达到的精好神妙程度，是历代一致公认的。只要看其连原迹纸上的破裂细缝都一一忠实摹出，即可知它的精细入微，远非各类刻帖所能望其项背。

通观全篇，虽然在一些字和笔画的处理上仍带有章草遗迹，但从字形笔势及行气章法上看，大部分修长苍劲的字形，好几处牵丝呼应的连带，和整卷中挥洒自如的纵势，已经是脱去古意的今草之作；而与字字断开、简约质朴的章草相比，它的飞动畅美和多姿多态，更是不言而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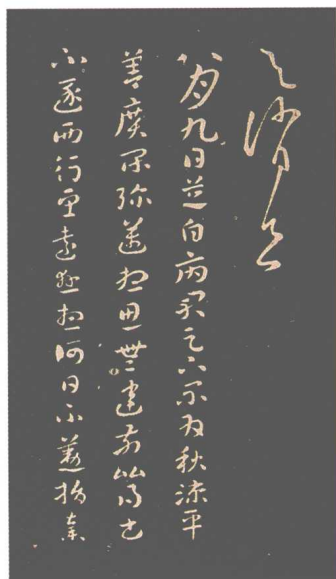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初月帖》看上去写得比较随意潦草，如第一、第二行以及第五、第六行之间的明显空疏和第二、三、四行之间的相对紧密；各行行势间多多少少的左右倾斜移动；不全是一笔直下的字势；还有个别的破锋、侧锋等等。但这一切，又在王羲之妙得心法的下意识把握之中，显得十分含蓄蕴藉、自然自如。像首行的右倾和末行的

左斜，不仅在变化中求得平衡，而且还和其他各行那虽不明显、但却能细察的左斜右移一起，构成了一种吟诉心绪、抒发情感的韵律。顺着这种韵律节奏，似乎又可以让体味到作者那既旷达潇散、又沉郁忧伤的时代情怀，从而产生特殊的美感和独到的魅力。而在书写的率真随意中，点画还是处处留意，结

体大多精严考究，用笔相当沉着老练。所有这些，又充分体现出王羲之作为千年书圣、一代大师的功力和风范。就此而论，后来历代名家之中，不管是规步王书的孙过庭，还是自抒胸臆的张旭、怀素以至黄庭坚、祝允明等，一般都无法达到这样恰到好处的火候和尽善尽美的造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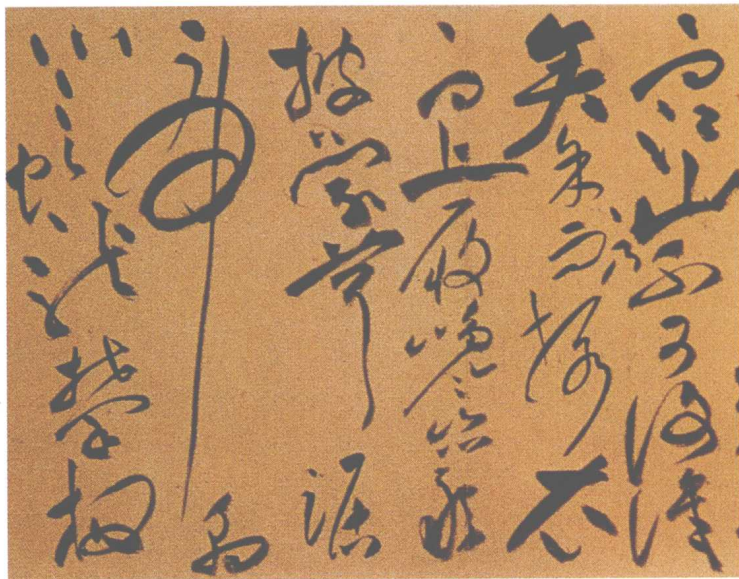


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 卷 纸本
33厘米×729.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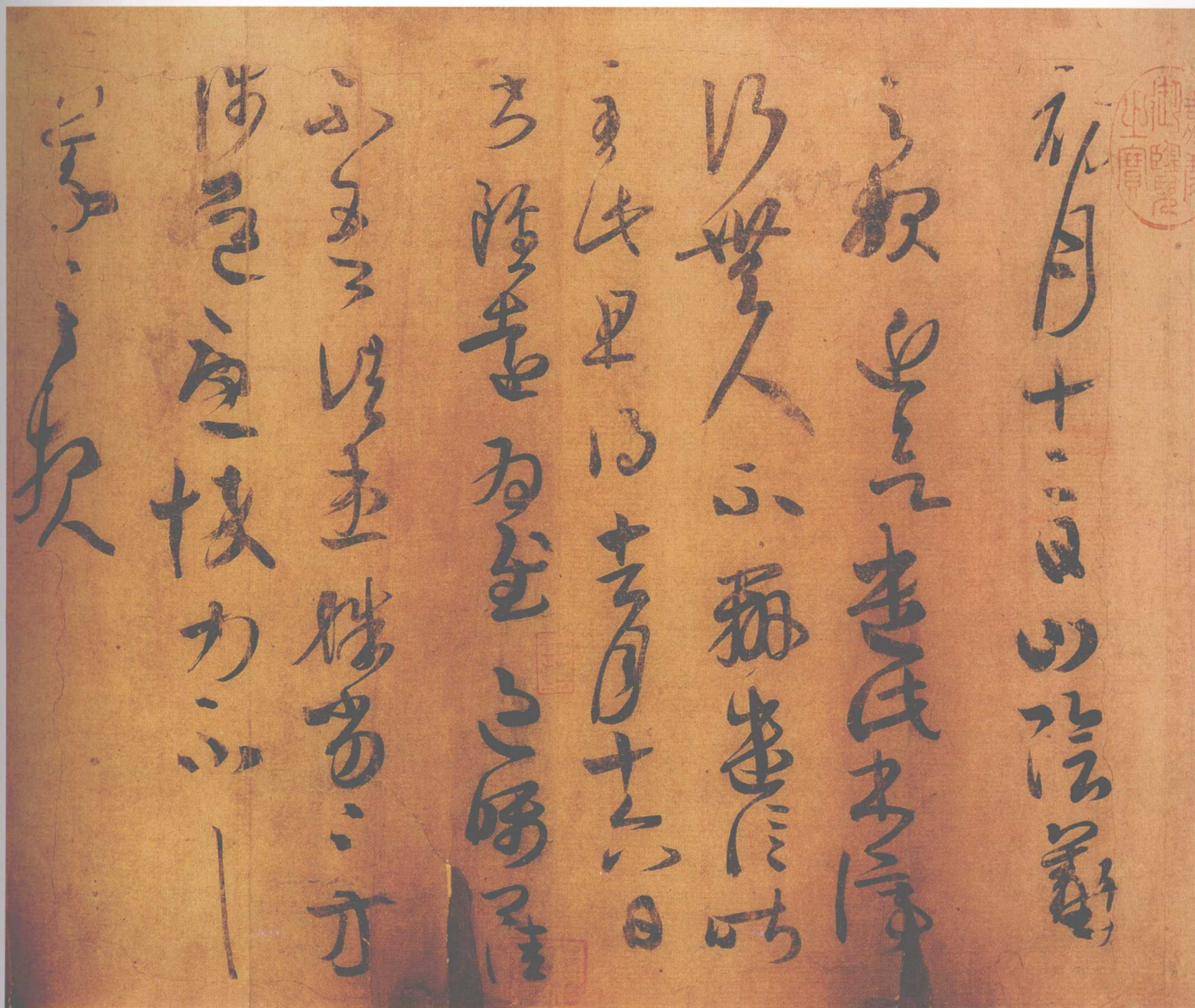
(左图)西晋 索靖《月仪帖》(局部)
《淳化阁帖》本

索靖(239-303)，字幼安，为西晋著名书家，尤擅长章草，颇获历代书家及书论家的推崇，《月仪帖》即为其著名章草代表作。



(右图)明 祝允明《草书前后赤壁赋》(局部)

卷 纸本 31.3厘米×1001.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释文：

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近欲遣此书。

停行无人。不办遣信。昨至此。且得去月十六日书。

虽远为慰。过嘱。卿佳不。吾诸患殊劣殊劣。

方陟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

《丧乱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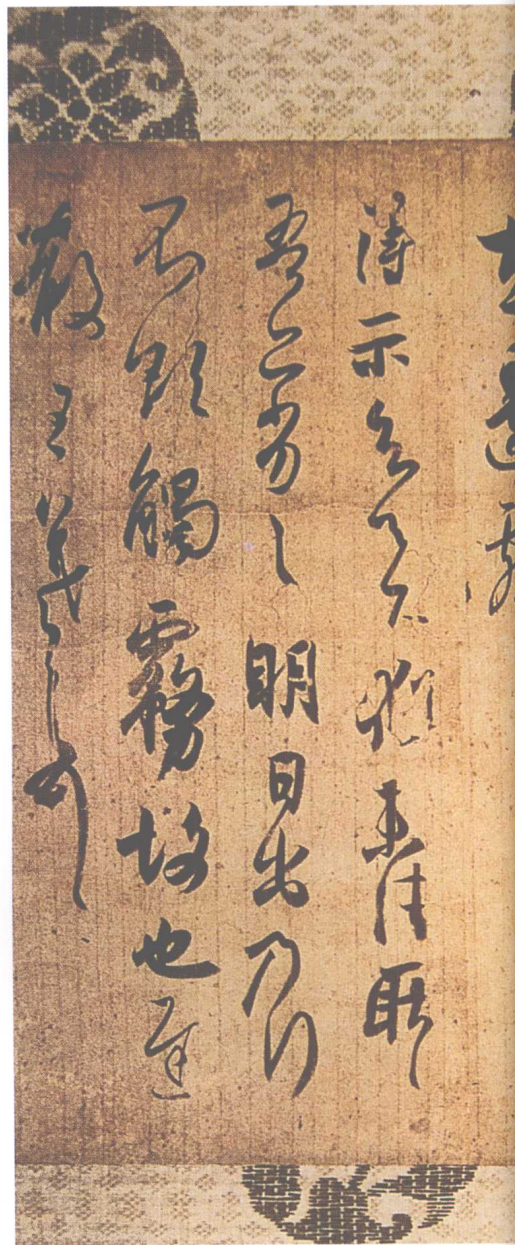
卷 纸本 28.7厘米×63厘米
日本宫内厅藏

这是现存王羲之传本诸迹中最好的一件。先从内容看去：《丧乱》开头“羲之顿首”四字，也许缘于常礼，故尚具仪态。从“丧乱之极”起，因叙述先人之墓惨遭荼毒，心绪悲愤，手下的起伏开始明显，笔速也随之加快。到了“号慕摧绝”以下三句，已经是痛彻心肺的高潮，于是一句比一句潦草，“肝”字右半“干”部体势的瞬间失衡和最后竖笔随势任下的出锋，两个“痛”字的一个比一个加大、动荡，“奈何”连写中笔速越来越快、笔画越变越细所反映的笔尖几欲离纸的状态，无不真切地再现其当时悲恸之极的“不知何言”和几不自持的“临纸感哽”。至“虽即修复”似略有平缓，但马上又因“未获奔驰”而痛感再发，“奈何”连写比前面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羲之顿首顿首”对比首行开头的极端反差，似都已接近泣不成声了。而《二谢》中“羲之女（汝）爱”的“女”字，写得特别粗大，虽有遮盖原字的因素，但和“爱”字连起，又可见其着意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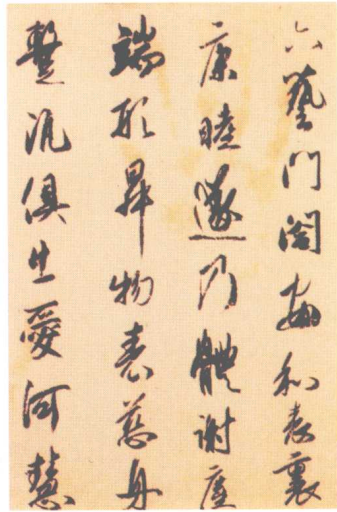
的真率可爱。王羲之书作那超然形骸的恒久韵致与魅力，就是这样在书随情发的个人心性流泻中，自然天成。

再说书艺。全卷三帖，无论是《丧乱》，还是《二谢》、《得示》，其蜕尽隶意并且肌骨匀美的点画，除却平正但又姿态各具的结体，变化欹侧而无丝毫造作的笔势，较之《兰亭》更为挥洒自如、老练畅达的气韵，均在精湛逼真的钩摹之下，纤毫毕露、栩栩如生，让人一见，顿生酣畅淋漓、爽爽有神之感。因此，它不仅标志着王氏书风成熟的绝对巅峰，甚至可以说是反映出一代名士流韵的典型奇迹。

此卷远在相当于我国唐代中期的日本桓武天皇延历(782—805)年间，已经流往东土。之后，他们历史上就有了号为“三笔”的空海、橘逸势、嵯峨，以及“三迹”中小野道风等一代汉字书法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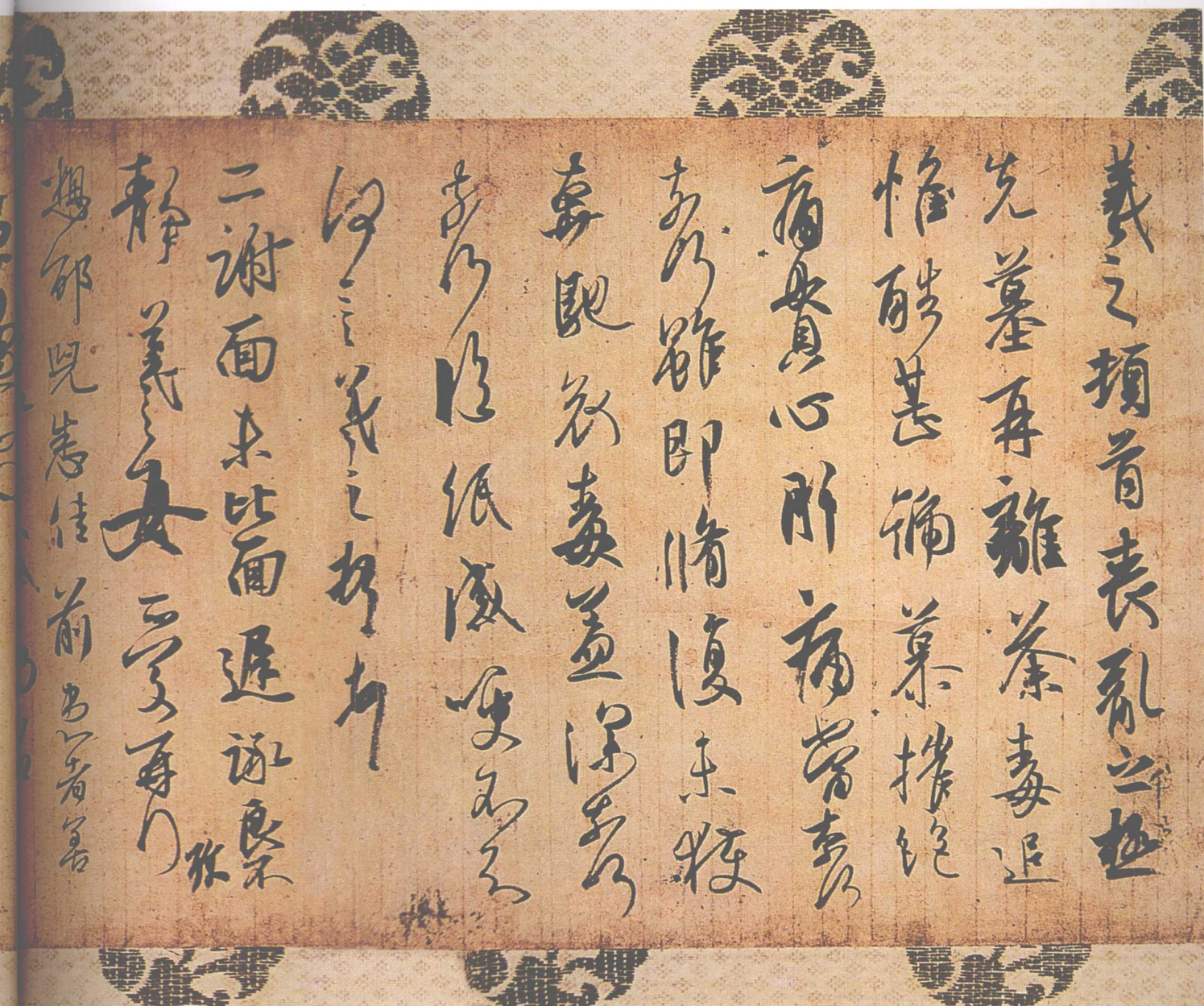


嵯峨天皇《光定戒牒》(局部) 823年 卷 纸本
36.9厘米×148.2厘米 日本滋贺县延历寺藏
日本文化史上的“弘仁时代”，是中国文化备受推崇的年代。这和当时主政的嵯峨天皇(786—842)本人的崇尚和趣味，有着极大的关系。只要看一下他《光定戒牒》中一笔道劲逸雅的汉字书法，即可见其修养之一斑。



橘逸势《伊都内亲王愿文》(局部) 833年 卷 纸本
29.6厘米×340.8厘米 日本宫内厅藏

橘逸势(?—842)曾与空海等一起入唐问艺，以其非凡的才学，令时人惊叹，有“橘秀才”之誉。书于日本天长十年的《伊都内亲王愿文》，是其书作中公认的传世经典。用笔体势，无不浸透着王羲之书法的骨格。



释文：

(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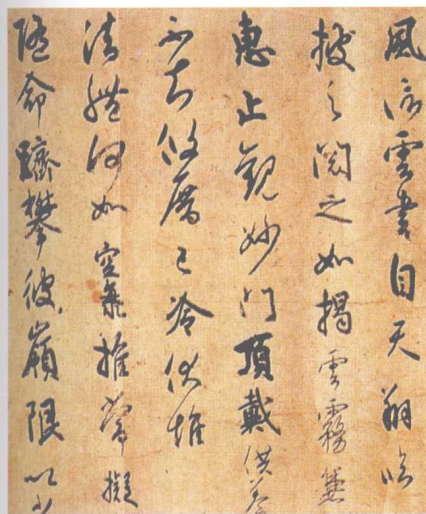
(二谢帖)二谢面未。比面。迟承良不静。羲之女爱再拜。想郗儿悉佳。前患者善。所送议。当试寻省。左边剧。

(得示帖)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吾亦劣劣。明日出乃行。不欲触雾故也。迟散。王羲之顿首。

空海《风信帖》(局部)

卷 纸本 28.8厘米×157.9厘米

日本京都教王护国寺藏
曾于延历二十三年(804年)西渡入唐的空海(774—835)，是日本历史上有深厚汉学修养的高僧，又为平安初期(794—897)日本书坛的“三笔”之首。《风信帖》是其归国后最重要的代表书作，其取法王书尺牍的娴熟纯正笔法，具有浓厚的晋唐风韵。



《孔侍中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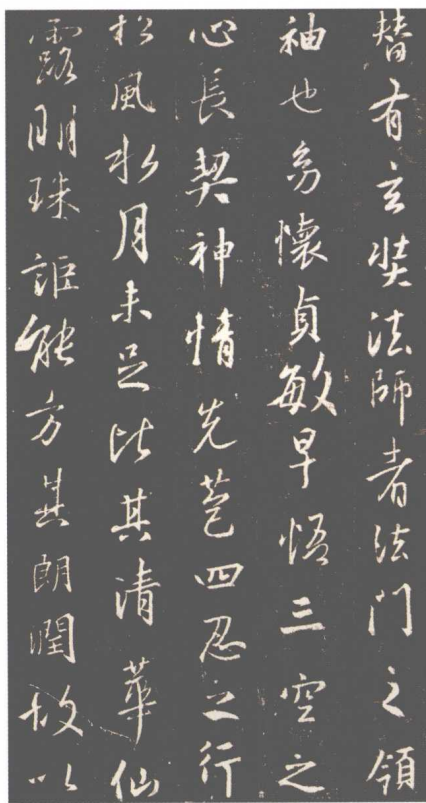
卷 纸本 24.8厘米×42.8厘米

日本前田育德会藏

全帖由《频有哀祸》、《孔侍中》及《忧悬》三段组成。其摹写的精巧程度，几可与《丧乱帖》媲美，均属妙得王书神髓的“下真迹一等”之本。接缝之间的“延历敕定”之印，也和《丧乱帖》中所钤一样，既为流入日本时代的确切下限，又是出自唐摹的可靠证明。

比照《丧乱帖》书风，此卷行笔，姿媚流动中已略带凝重，如《频有哀祸》一段，尽管在“不能自胜”之悲中还多少可见其笔下刚柔相济、动静适度的中和从容，但烦闷沉郁之情，已跃然纸上。而结体章法，则渐趋收缩紧严之势。到了《孔侍中》、《忧悬》两段的字字断开、笔笔聚敛，更是在流露“忧悬不能须臾忘心”这种孤寂压抑心境的同时，突出地显现出其充分内蕴的笔法特征。史称为“小王”的献之，行笔擅用外拓开张之法，能在快于其父的节奏运速中，表现出更趋新妍媚趣的飞动奔放，从而获出蓝之誉。倘若将其存世的《鸭头丸帖》等比照王羲之此帖，那么，大小“二王”差异不同的书风性格，无疑将在这些各具自己极端典型风貌的作品之中，格外直观鲜明地一览无余。

尽管王氏书作在功力中所蕴涵的丰富个性以及在法度外所体现的独特神韵，是这样地时时刻刻无处不在，但在那些他身后被人用“集字”的方式重组再造的“作品”中，虽然字也许还是依样复制的王字，可是字里行间及通篇章法气息中所透出的那最为珍贵难得的王书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如代享盛名的唐·怀仁《集王字圣教序》，恐怕要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其中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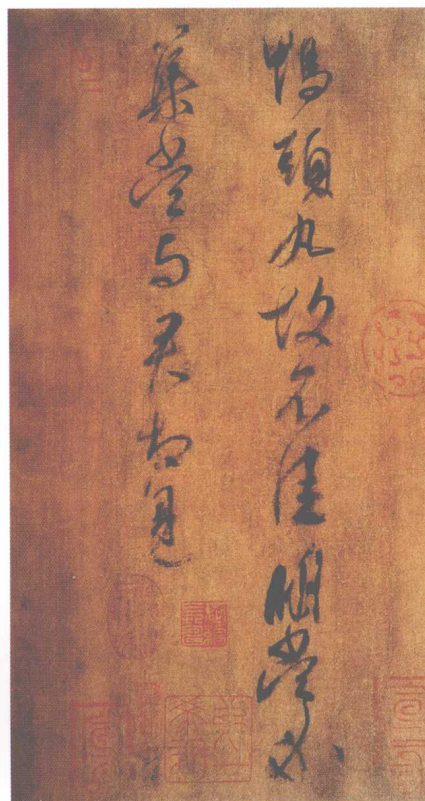
唐 怀仁《集王字圣教序》(局部) 拓本

这是在崇尚王书的时代风气下别出心裁的产物。除此《圣教序》外，尚有《兴福寺断碑》等，均属同类之制。虽说集字相当不易，组配更费斟酌，但正如前人所评：“即字字羲之，非羲之矣。”至其能方便初学临习之入门，则另当别论。

王献之《地黄汤帖》卷 纸本 25.3厘米×25厘米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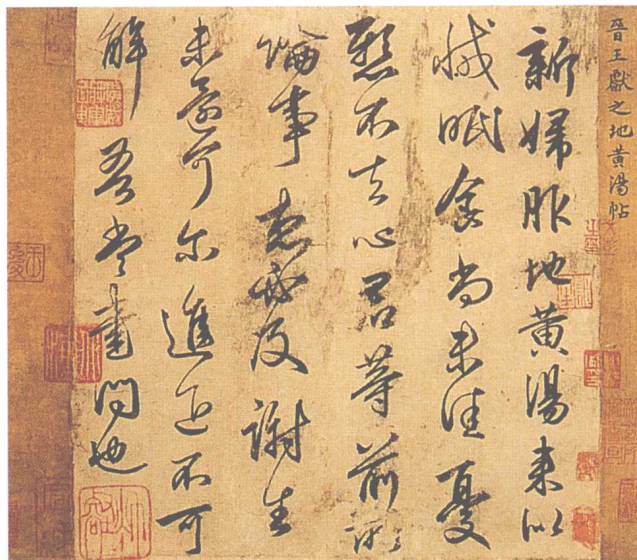
与《鸭头丸帖》相比，《地黄汤帖》的体势可谓丰润并稍有内敛。但对照王羲之《孔侍中帖》，即可见其由敛趋放、直至任情不拘的自然流露。王献之穷其父书之妍而将姿媚尽情抒发的心性，下笔即现。



王献之《鸭头丸帖》卷 绢本

26.1厘米×26.9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从飞动流妍的《鸭头丸帖》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献之那种神骏奔放的快疾运笔之势，反映出其线条运动中情感倾泻多于理法规范的强烈个性。这也是小王比大王更趋新妍的重要内涵之一。



頻有哀禍。悲摧切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省慰增感。九月十七日義之報。旦因孔侍中信書。想必至。不知領軍疾。復問。忱愚不能須臾忘心。故旨遣取消息。義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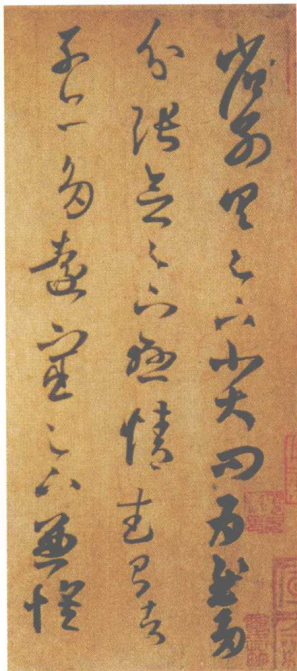
九月十七日義之報。旦因孔侍中信書。想必至。不知領軍疾。復問。忱愚不能須臾忘心。故旨遣取消息。義之報。

释文：

頻有哀禍。悲摧切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省慰增感。九月十七日義之報。旦因孔侍中信書。想必至。不知領軍疾。復問。忱愚不能須臾忘心。故旨遣取消息。義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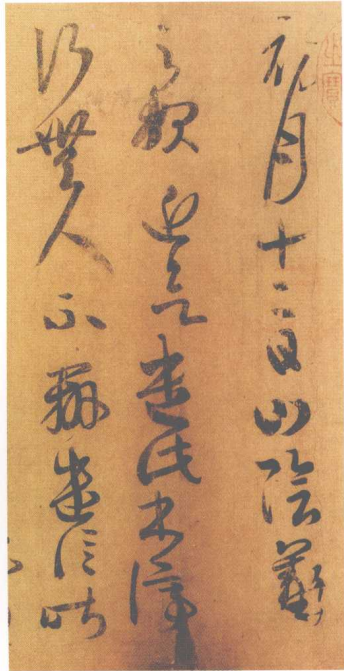
根据唐朝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中的记载，现存15字的帖文之后，尚有“宜其令□□因便任耳立俟王羲之白”诸语，由此可以推想其当为王氏书札的断简残存。清代康熙、乾隆先后的题跋之中，异口同声地称其“要非钩摹能辨”——言下之意是为真迹。但再回头看看乾隆又说此帖“稍逊《快雪时晴》”云云，即可知历史上有许多类似这种“皇上御鉴钦定”的信口开河和不负责任。自清宫散落民间之后，先归合肥李氏小画禅室。1957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斥一万美金的重价，在香港从李氏家人处购得，并在日本仿真精制复本若干，分送朋友同好。随后再以800万日元(当时约合美元两万)售与日本藏家。最后，又从日本流往美国，现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而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另外一件，则是公认的晚明仿造之物。

在细巧的钩摹下，此帖用笔的圆转丰腴、雄健有力，斑斑可见，显示出一种流畅呼应的生动体势和肥厚圆浑的质感力量。与老到潇散的《初月帖》相比，虽然某些笔画的浓重略有近似，但还是灵动有余而沉稳不足；而与流美婉丽的《上虞帖》对照，则几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面目。倒是其第一行“人”，第二行“大、当”等字左右来回折动的运笔之势，和《远宦帖》中一些字的写法比较接近。但两帖在总体写法上的开张捭阖和内敛紧严，还是有着一望而知的明显区别。此外，第一行开头“足下”二字及第二行中间“不”字的写法，也不如《远宦帖》中同样的字来得传神，是原本本身的问题，还是摹拓技术的问题？可惜已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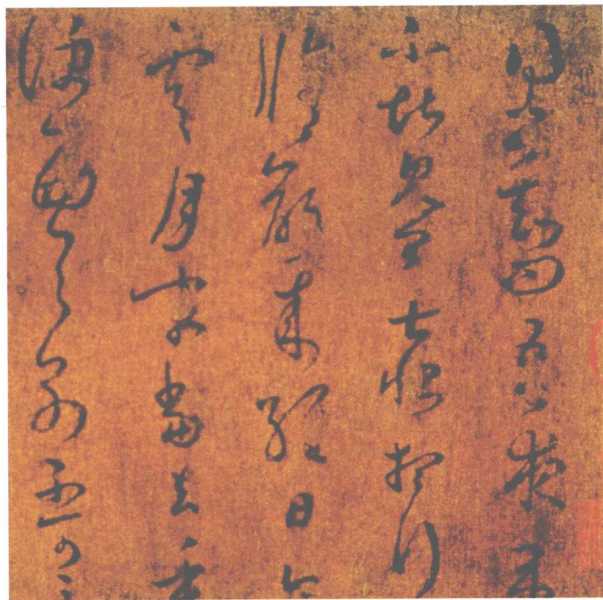
《远宦帖》(局部)

虽然《远宦帖》中充满着跳跃生动的节奏之感，但不少字行笔的左右来回、伸缩呼应之态，还是掌握在一种精气内敛的含蓄道劲之中。



《初月帖》(局部)

字体的修长苍劲、行气的连带呼应，以及全卷挥洒自如的动势，固然是《初月帖》的特征，但真正能体现其既潇散旷达、又含蓄沉郁之魅力的，恐怕还得加上用笔的精严讲究和老到沉稳。



《上虞帖》
(局部)

丰肌秀骨的清雅格调、婉转流畅的优美行笔、灵动绰约的挺劲体势，使《上虞帖》成为有别于其他王书传本的今草小字之作。

龍跳 天门 虎卧 鳳閣

六人還

竟應決不 大都當佳

行穰帖至宣和時始出董思翁跋語極推挹之謂非唐以後人所能到幾暇展觀乃知其於渾穆中精光內照矜猶遜快雪時晴要非鉤摹能解

乾隆戊辰夏五術題

释文：

足下行穰九人还。竟应决不。大都当佳。

《寒切帖》

卷 纸本 25.6厘米×21.5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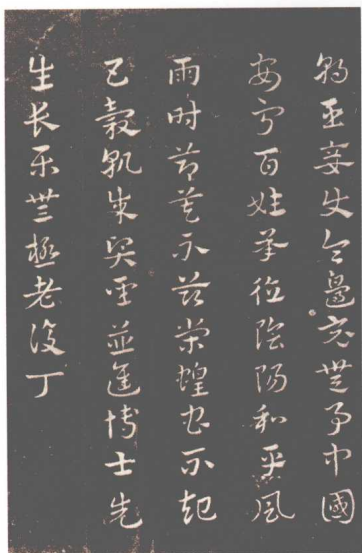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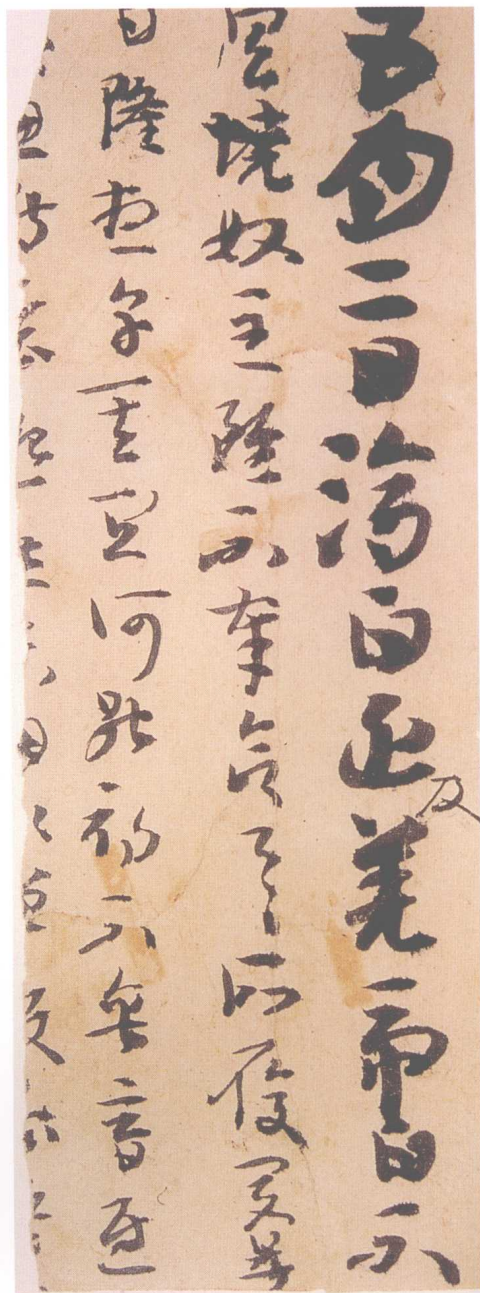
从留存至今的汉魏章草传本和出土西陲的魏晋墨迹《济白帖》之类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王氏此帖的渊源所在和蜕变轨迹，而且还能更深切地领略其粗壮厚劲的点画笔触、短促凝重的线条，和内敛紧凑的结字所体现出来的高古沉静之美。更重要的是，王羲之又能以绝对的分寸感，把握并处理好继承传统和表现时代之间的关系，再具体地说，也就是法度与情感、理性和率意之间的处理和协调。于是，富有力度的粗画短线，通过相对流动分明的行笔，给人一种颇有内涵的洒落之感。因此，从一个个字分开来看，一派法度森严的肃穆古雅；而合全篇望去，则无论是字与字点画笔势之间的上下照应，还是行与行间距中疏密流动的左右顾盼，都有一种王书特有的平和中庸兼畅达灵逸，从而在品位和优美两方面，展现出其艺术魅力。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掌握的尺度，即便是深得王书

法乳的南朝书家、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草书，有时也往往显得厚劲颇失而腴润略增，古雅不足而妩媚过露。

再从变化来看，此帖首行与末行完全重复的“羲之报”三字，前者结体用笔，古质有力，后者气息态势，灵动流美。还有第一行的下笔浓重和后四行的行气活跃，无不可见其折中驾驭的炉火纯青。而这一切，又均因摹本钩填的精密细致而颇显神俱备。虽然可能由于时光的消磨，使帖面墨色损伤稍重，但王书原作的斑斓风采，仍可由此想见。

《济白帖》纸本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藏

这是古楼兰遗址中出土的魏晋墨迹残纸，它们的书写时间，大约仅略早于王羲之活动的年代。一眼望去，那字字独立又疏雅从容，线条粗短而行笔流变，与《寒切帖》风神，何其酷似。



三国吴 皇象
(传)《急就章》(局部)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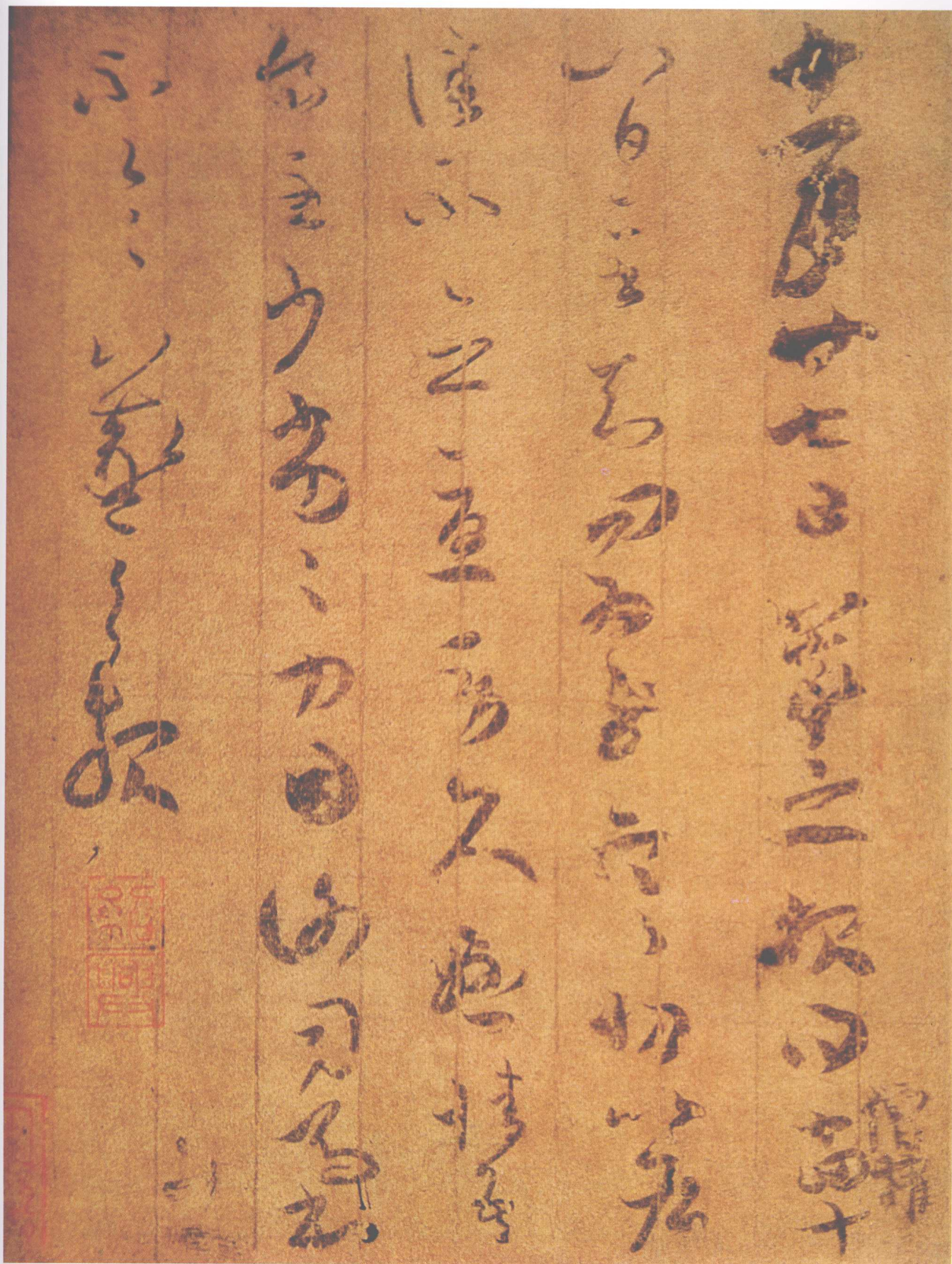
传为三国时皇象所书的《急就章》，是历代相沿的章草标准范本。虽因辗转覆刻而有呆板失真之嫌，但从点画简约凝重、笔势波磔分明的大体面貌中，仍隐约可见不同于今草的质朴古法。



隋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册 纸本

每页24.5厘米×10.9厘米 日本小川氏藏

陈、隋间书坛大家智永，一生为倡扬王书，身体力行。《真草千字文》尤属精心力作，曾写八百本，分送天下。但从其结字点画的丰腴圆润和起笔落笔的锋芒时露中，可知在时代环境变化的影响之下，不由自主地以己法来写王字，连智永也不能例外。



释文：十一月廿七日。羲之报。得十四、十八日二书。知问为慰。寒切。

比各佳不。念忧劳久悬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谢司马书。不一一。羲之报。